

子書三十二種

題王宜之

B 2
1

文子贊表

文子續義原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壽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逝世雖嘗領閒台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壽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原缺二字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笞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獲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僕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以寥虛間胸中繫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壽峰望玄墟求鵠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牟獻撰

文子續義目錄

卷一道原

卷二精誠

卷三十守

卷四符言

卷五道德

卷六上德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七微明

卷八自然

卷九下德

卷十上仁

卷十一上義

卷十二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續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壽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

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唯牟嶽陵陽集有為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壽峰直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
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癸卯道堅寢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
禪居德壽宮時下至嘉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為理宗時人矣文字一書自此魏以來有李道徐
靈府宋元三家註唯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壽山有文字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
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為說者則題續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
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
或修承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釐為十有
二卷仍符隋唐史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
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言篇求為寧求為治句明刊本作無為與上下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
明刊本無言字於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
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
字作先又上義篇竒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謬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
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
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行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末猶見諸家善本故所
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謬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篡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杜道堅撰

道原錄此篇續義原闕今仍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而之名字之曰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沖激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單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端端一本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雖己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平生死無為言之而通平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殞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悅兮不可為象兮悅兮忽兮用不訛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

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發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且誘慕除其實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開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而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谷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犧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寔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事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止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慾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壹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尚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是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縱察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縱察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況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開一孔按開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

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達
淪無涯暗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
澤及蚊蚊音蛟蛟音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
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貲藏萬
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
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
執至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
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
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焉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
基託小以包大王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
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
不可量故兵强即滅木强即折革强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敝故柔弱者生之幹强者死之徒先唱者弱之路
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
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
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
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
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饑虎可尾也而况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
業也筆策繫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

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體質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憎乎志鎮錦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是形虛者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出無益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蹠蹠視暝暝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感世畸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世俗

老子續義卷二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

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繢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伴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案神明下本有也字一 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繢義

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于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于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繢義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

天轉禍為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城不可

脅陵又況宮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繢義人之生也受命于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為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生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君臣乘心倍謙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郤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惟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繢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乘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為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萬物下一字通本衍而字 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案醇一作酇二字通本衍而字 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繢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為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閭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捨遺市不豫賈故于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 繢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超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虞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毅秋約冬負方州抱圓天陰陽所壅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暝行蹕蹕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繢義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太昊氏出當此之時太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治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有闕文
案此下疑而不以為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積惠重貨使萬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太功顯令名禮君臣案禮一本作體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彷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繢義道德之于五常陰陽之于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平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案德一本作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繢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

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喪于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行于無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拘于世不繫于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繼義身不繫于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于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于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况眾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政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形緩圖圓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繼義本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喰政苛者民亂上多欲下即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首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繼義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喰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慮蕩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

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繽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觀自然孚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于內則神氣動于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難矣臯陶暗而為太理天下無虐形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繁義陽燧召火非曰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刦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于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繁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為身本則知君為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刦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繁義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實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去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絲絲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極爲之形以一句爲名案句一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賢案賢一本作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爲天下母 繢義道天地王城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繢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爲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哀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繢義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惜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于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繢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纘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通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辟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于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僥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繢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為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為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闕鍊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局鋪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里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憎于中發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繢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為而為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言不同性情則一情于中發于外樂則歌哀則器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繢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為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趨聖道而獨亡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絕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繢義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趨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趨恥聖道而獨亡乎已于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忧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于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載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繢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已同夫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于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于憂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